

关注

重阳节的传说与时代价值

□侯仰军

重阳节又称重九节、茱萸节、登高节、女儿节、菊花节等,在我国起源很早,汉代已成为一个节日。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在其所著《西京杂记》中说,汉高祖刘邦的宠妃戚夫人被害后,其身前侍女贾佩兰被逐出皇宫,嫁为民妻。贾氏对人说:“皇宫里,每年九月九日,都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可以让人长寿。民间纷纷仿效。从此过重阳节的风俗在民间就传开了。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中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大会。”又是“享宴”又是“大会”,说明在东汉末年三国初年重阳节已经成了一个成熟的节日。到了唐代,重阳节更成为三大令节之一。唐朝诗人宋之问有诗云:“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可见当时重阳节已经过得非常隆重。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唐朝诗人王维17岁时写的这首名诗在今天依然妇孺皆知,特别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勾起了多少游子的思乡情。但诗中蕴含的有关重阳节的传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注意到的,至于茱萸,很多人也许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在过去,它可是有名的中药啊!

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有吴茱萸、山茱萸之分,都是著名的中药,有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能,生长在北到山东、山西、陕西,南到江苏、浙江、湖南、四川的广大区域。河南省西峡县的伏牛山区,至今还可以随处见到野生的大片山茱萸。

有关茱萸名字的来历,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春秋时期,吴弱楚强,弱小的吴国每年都要向楚国进贡。有一年,吴国的使者将本国的特产药材“吴萸”献给楚王。可楚王爱的是金银财宝,根本看不上这土生土长的药材,命人将使者赶出宫去。楚王身边有位姓朱的大夫,与吴国使者有交往,将其

接回家中。使者说,吴萸乃我国上等药材,可治胃寒腹痛、吐泻不止等症,听说楚王身体有恙,吴王才命我专程送来这种药材,哪知楚王……朱大夫好言劝慰使者并礼送出境外,将使者带来的吴萸精心保管起来。次年,楚王受寒,旧病复发,腹如刀绞,群医束手无策。朱大夫急忙将吴萸煎好,献给楚王。楚王服下后,不再疼痛,大喜,重赏朱大夫,并询问这是什么药?朱大夫便将吴国使者献药之事叙述一遍。楚王听后非常懊悔,便命人在国内广种吴萸。几年后,楚国瘟疫流行,全靠吴萸,才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为感谢朱大夫的救命之恩,人们便在吴萸的中间加上一个“朱”字,改称“吴朱萸”。后人又在朱字上加个草字头,取名为“吴茱萸”,并沿用至今。

这则传说用生动的例证解释了茱萸的药用价值,茱萸名字的来历,茱萸在大江南北广为栽植的原因,很有意义。

茱萸与重阳节联系在一起由来已久。在有些地方,重阳节又叫茱萸节,表明了茱萸与重阳节不可分离的关系。作为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人们在重阳节有登高望远、遍插茱萸的风俗习惯,认为佩戴茱萸能祛邪辟恶。前述《西京杂记》中说汉高祖皇帝“九月九日佩茱萸”,说明至少在汉魏时期人们就有过重阳节并佩戴茱萸的习俗。

东汉以后,重阳节的传说越丰富。在南朝梁吴均所著《续齐谐记》里,有桓景的故事,很有代表性。桓景是东汉人,跟随费长房游学多年。那时候,瘟疫流行。有一天,费



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中有灾,你得赶快回去。回家后,让家人各做一个红布袋,里面装上茱萸,系在胳膊上,然后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桓景遵照师父的话,在九月九日这天全家登山。晚上回家后,看到家中鸡犬牛羊全都死了。从此以后,重阳节登高、戴茱萸、喝菊花酒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

由于茱萸的药用价值很高,南朝宋武帝刘裕在重阳节这天甚至把茱萸当作犒赏全军的奖品。“天门神武树元勋,

九日茱萸绿六军”,这次重阳节犒赏,真不知宋武帝用了多少茱萸!

插茱萸以辟邪,在西晋时期就已流行。晋代周处《风土记》记载:“九月初九……折茱萸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很显然,晋代不仅插茱萸还把茱萸插在了头上,即发冠上。到了唐宋,在咏重阳节的众多诗词里,茱萸一再被提及,有的佩带茱萸囊于臂肘,有的插茱萸于发冠,有的饮茱萸酒,有的以茱萸节、茱萸会代指重阳节。总之,茱萸与重阳节是密不可分的。但对王维“遍插茱萸”一词,还是有不同的理解。茱萸只是插在发冠上吗?也许它也可以插在头上,因为茱萸果实是红色的,插在头上有视觉效果,大家都插茱萸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没有到,更显出年少的王维在重阳佳节思乡怀亲的孤独感。

重阳节是农历九月九日,“九九”与“久久”同音,正如曹丕所说“宜于长久”,与人们希望生命长久、健康长寿的人生追求相一致,自然与敬老孝亲的传统美德相契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把重阳节作为表达敬老孝亲感情的节日,自在情理之中。在陕西不少地方,重阳节这一天有吃长寿面的习俗,还要把第一碗长寿面给家中的老人先吃,又细又长的长寿面表达了人们祝福老人健康长寿的美好愿望。重阳庙会上,还有给家里老人、长辈买过冬衣物的传统。在山西,有的地方,重阳节还要请戏班子连唱五天大戏,内容多为敬老、孝亲,以愉悦老人。正因为此,2012年,我国政府规定,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把重阳节的敬老孝亲习俗再次凸显出来,大力弘扬。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重阳节时,在河南西峡等不少地方,人们忙于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做菊花枕、戴茱萸囊,把重阳节过得热热闹闹。经过党和政府多年提倡,社会各界大力弘扬,地方政府也出面大力传承重阳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忙于礼敬寿星、表彰孝星……这些节日活动,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落实在重阳节的文化传播上,我们就要紧紧抓住重阳节的文化内核,挖掘其时代价值,特别是敬老孝亲、祈寿延年、拥抱自然、愉悦身心的时代价值,让重阳节真正成为与时代合拍共振,全民共同喜爱、一起欢度的佳节。

新作点评

青山多情,犹唱英雄颂

——评歌剧《青山烽火》

□郑荣健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和呼和浩特民族演艺集团联手打造、董妮编剧、沈亮导演的歌剧《青山烽火》,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某部委派老楚和蒙古族姑娘乌日娜带领一支队伍到大青山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有着独特的地位。尽管它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却是全国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抗日根据地。作为反映此类题材的首部歌剧,《青山烽火》的意义不言而喻。该剧既传承弘扬了伟大的抗战精神、热情讴歌了烽火岁月里的英雄儿女,更展现出历史上各民族团结御敌、共同抗日的血肉联系、战友情深。

“小青马哎多喂些料,三天的路程两天就到……”当大幕拉开,一阵活泼亲切的歌声把我们带到了八路军某部驻地,表达了乌日娜对草原家乡的眷恋;随即传来日寇入侵屠杀的消息,众人神情激愤,并根据上级指示准备挺进敌后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场面的构思和发展,本身就充满戏剧性,由宁静祥和转入激情激荡的情感色彩,一开始就把各人物及其音乐形象推了出来,并借助独唱、重唱和大合唱等层次展开,一下子铺开了历史画面。有时着歌剧,总是不免感触,它铺展场面的能力实在太强了,瞬息之间便从涓涓流水变成壮阔无比的滔滔江河。歌剧《青山烽火》同样如此,也由此奠定了它的音乐基调。

这部戏采用的是显隐双线的布局:一方面是老楚和乌日娜爱上上级指派去开创根据地,从而展开与当地群众的互动、与以下川中佐为代表的日寇周旋;另一方面是老楚与乌日娜从战斗友谊逐渐发展出微妙的情感,而对乌日娜早已情根深种的哈图却因故成为伪蒙军的队长,三人由此产生了抗战大局与个人情感的选择难题。这种看似“革命加恋爱”的模式,其实并不生硬,因为后者的选择本身就包含在发动群众的命题当中。编剧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很好地把后者融化进了前者,使得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不那么概念化、宣教化,而有了更加动人的叙事细节。从音乐的角度讲,也就提供了更多的戏剧发展空间和音乐表达形式。

应当承认,许多歌剧特别是欧洲歌剧作品,音乐往往是第一度的。因为有了作曲家的音乐而有了故事,或作曲家的创作构思本身就建立了文学、歌剧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是,当前国内歌剧创作的普遍模式,还是建立在或有一二度沟通前提下的文学文本基础上。正因如此,当我们回到音乐里去寻找人物的动机及其形象



时,就会发现更多触动心弦的音符。比如,第二场装扮成商人的先遣队遭遇盘查,乌日娜与哈图久别后又一次见面,两人有一段二重唱“怎么是你”,“大雁飞来又飞去了三次”,那长久的守候和音信杳无的焦灼,化作舒缓悠长的咏叹调,与当时剑拔弩张的戏剧场面构成环境张力;当老楚劝乌日娜不要抵触哈图是伪蒙军、以大局为重时,乌日娜何尝不懂,但她那“这是拿我作工具”的叙咏,你老楚何尝懂?类似的这种小儿女情态,无疑给歌剧增添了许多层次和色彩。

全剧共分六场戏,分别讲“老楚和乌日娜受命创建根据地”、“挺进敌后遭遇伪蒙军”、“发动群众奇袭日寇建立骑兵队”、“营救群众紧急突围回归”、“乌日娜、老楚和哈图的情感”、“老楚牺牲,众人奋勇杀敌”。其中,第五场乌日娜、老楚和哈图的三人咏叹调“雪花飞舞,月色朦胧”和第六场老楚牺牲后乌日娜的咏叹调“不要这样离开”,都是极具动人感人的。在三人咏叹调中,导演运用了不同时空的调度,场面情境处理得干净;不仅如此,建立骑兵队后的那场驯马舞,把蒙古族舞蹈元素化入进来,战斗场面展示的枪舞,等等,又给柔情的、悲情的情绪注入了阳刚凛冽的气质。当迎来“青山埋忠骨”的大合唱,一切就有了支撑。

最具启发性的地方是选取了“小青马”意象:一是在音乐上让《小青马》主题贯穿全剧,把爬山调等民族音乐元素融入歌剧叙事,使得作品更接地气、充满民族和地域的色彩。二是在文学内涵上,借助“小青马成长为草原上的骏马”的寓意表达,象征参与创建根据地的蒙汉各族年轻人在血与火的洗礼、个人情感的抉择磨砺中成长成熟,最终成为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英雄儿女。这种音乐性、文学性的掩映融通,使得整部歌剧被有效综合了起来,也就不再过去过硬,而兼容了写实与写意、表现与象征等丰富的色彩。歌剧创作当然要百花齐放,任何路选择都无可厚非,但怎样合理地、适度地攫取和运用民族音乐元素,使之更具通感性地展示到世界音乐舞台上,我想歌剧《青山烽火》是有意味的。

当然,这部歌剧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比如,《小青马》主题的发展、变奏不够,从而使得它的贯穿显得单一。而在唱段和声部安排上,独唱、重唱、合唱虽然都有了,但还不够有机和丰富,特别是合唱没有更好地参与进来、融入进去,也就使得一些需要场面的段落缺乏声势感、色彩感。还有就是个别场面的舞蹈与歌剧叙事显得有些脱节,变成是“舞蹈”而不是“音乐”在叙事。尽管如此,歌剧《青山烽火》仍不失为一部有特色、有启发的优秀作品。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80周年之际,它的推出不仅是艺术实践的积极成果,更是对抗战先烈和蒙汉各族人民团结御敌、鱼水情深的深深缅怀和崇高致敬。唯因青山埋忠骨,方有今日艳阳天。他们无疑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民族的骄傲,永远值得我们讴歌和传唱。

《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回顾与前瞻”暨《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座谈会10月15日在京召开。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陈建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庞井君主持会议。

会上宣读了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屹对《中国文艺评论》创刊三周年作出的重要批示。李屹对杂志三年来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并对下一步办刊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邵大箴、仲呈祥、王次昭、张德祥、饶曙光、李心峰、宋宝珍、王廷信、谢柏梁、李朝全等专家出

席会议,并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艺评论的历史进程和主要成就、理论发展和话语建构、当前中国文艺评论亟待突破的前沿课题与发展趋势等进行了思考和探讨,并对办好《中国文艺评论》杂志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评闻)

现代京剧《光之谷》:演绎光谷创业热潮中的“众生相”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由武汉京剧院创作演出的原创现代京剧《光之谷》国庆期间在武汉琴台大剧院首演。该剧首次将光谷的创业故事搬上戏曲舞台,讲述了创业青年张锦航和女友几经周折,通过“青桐汇”找到投资,实现创业梦想的故事。剧目作用地道的皮黄唱腔和活力四射的舞蹈,向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光谷”东湖高新区成立30周年致敬。

近10年来,武汉京剧院先后推出现代京剧“汉口女人三部曲”《生活秀》《水上灯》和《美丽人生》,以聚焦当代都市生活和鲜明的地域特色,被戏曲界誉为“现代京剧创作的成功典范”。在武汉京剧院院长刘子微看来,“三部曲”中描绘的武汉,已经和今天的生活有了一些距离,而当下大武汉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城市飞速发展,面貌日新月异,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和故事反映当下大武汉的发展变化最合适呢?刘子微最终找到了答案:创作一部聚焦湖北武汉、描写当下年轻人生活的现代戏。经过多番谈论,光谷的题材进



入了刘子微的视野。“30年里,光谷从一个荒凉的偏远郊区,变成了‘独角兽’企业频出、人才云集的国家级光电子产业基地、生物产业基地,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这种天翻地覆的巨变,是以往舞台上从未呈现过的。”

与传统京剧不同,舞台上的《光之谷》充分融入了音乐剧、现代舞、多媒体舞台装置等多种元素,在保留了京剧韵味之余,显得更为青春时尚。《光之谷》的演员阵容全部由武汉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担纲。(余非)

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开幕

10月15日,来自中外14个国家和地区的24支合唱团齐聚清华大学,在汉唐古典舞蹈《相合歌》古拙、宏放的古典韵味中,共同拉开了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的帷幕。从15日至21日,由北京市教委和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承办的第五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将全面展现青少年的风姿和合唱艺术之美。

2006年以来,北京市教委已成功主办过4届北京国际青少年艺术周。今年的艺术周以合唱为媒,邀请了来自美国、英国、荷兰、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团,与北京的大、中、小学生进行一次难忘的音乐文化交流。在为期7天的艺术周中,除了开、闭幕式,共将举行17场专场音乐会及交流音乐会、10场校际交流、10场大师课以及1场合唱博览会。这其中,不乏像芬兰夜莺女声合唱团这样的合唱名团。这些优秀合唱团体及合唱大师,将与北京的学生合唱团一对一组合进行校际交流并举办音乐会,在排练和演出的过程中相互了解和学习。

除了音乐会,艺术周期间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每天举行两场大师课,邀请外国音乐家讲解声音训练、风格培养等课程。此外,10月19日还将在国家大剧院举办一场特别的合唱博览会,24支中外合唱团共同向观众们展现世界各地青少年合唱艺术的多元魅力。(青艺)

国戏举办京剧叶派小生艺术人才高级研修班

9月26日,中国戏曲学院“京剧叶派小生艺术人才高级研修班”在京开班。该项目将通过师徒传承、院团传习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培养形式,助推戏曲教育改革创新。

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为京剧叶派小生创始人叶盛兰之子,是首届梅花奖获得者,中国戏曲学院荣誉教授。此次研修班为期两个月,遵循“小批量”“高规格”原则,从全国京剧院团、戏曲院校中遴选20名京剧小生为学员。研修班由叶少兰担任导师,传授叶派小生经典剧目、表演功法、表演标准和美学风格,并由傅谨等国内知名学者讲授戏曲理论及叶派小生理论,最终以汇报演出作为研修成果。

主办方表示,此次研修班是中国戏曲学院进行戏曲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改革的一次有力探索,是新时代传承经典的一次新尝试。研修班将突破一般京剧流派人才培养的授课模式,打造师徒传承、院团传习与学校教育科学贯通的新型人才培养形式,将有助于戏曲教育、传统文化传承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据悉,该研修班项目已入选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全额资助项目。(戏闻)